事文叢集

加 3
160
4

地理部

地　泰山　華山　嵩山　衡山　恒山　衆山　石 假山附　海
潮　江　淮　河山　濟　洛 渭涇溱洧附　湖　衆水 水神水族附
風濤之險　泉 瀑布附　湯泉　陂渠

利
268
4

東京專門學校圖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巻之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地

羣書要語　地者易也言養物懐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春秋元命苞）地者濁陰也（素問）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坤至順上同地得一以寧（老子）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中庸）天左旋地右動（元命苞）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

4 3
160
4

坐舟行而人不知(河圖)地若浮舟方如棊局(楊炯渾天賦)圓天爲蓋方地爲輿(宋玉大言賦)柰何以彈丸地而困太平之民哉(高適疏)彈丸黒誌之地(趙普傳)

地之別名九地 一爲沙泥二爲澤浼三爲征崔四爲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楊子太玄注)

四極 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爾雅)淮南子曰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按河圖括地象云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九州之外有**八埏**按淮南子東方曰沙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冊澤西南方曰水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寒澤東北方曰通澤此八埏也

八埏之外有**八紘**按淮南子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之紘曰炎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

八紘之外有**八極**按淮南子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纂要)

地神之名 地者其卦曰坤其神曰祇亦曰媪大而名之曰皇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物理論)

古今事實

鑿渾沌氏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 應帝王篇

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舉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羅隱

斷鼇立極

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 列子

柱折維絕

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列子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楚詞 康回共工名非堯時共工

章亥步極

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淮南子 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注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

八駿周遊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

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爻自鄭國来謁諫王以徐偃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　大平廣記

北地寒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今名黍谷　劉向別録

南地暖

嶺南無雪忽大雪踰嶺被南中數州犬皆蒼皇往走累日至無雪乃已　柳子厚書

縮地脉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神仙傳

金甌無缺

梁武初議納侯景而未決夜出視事至武德閤猶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使受地詎是所宜

地震草搖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草樹皆搖　唐五行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地誌圖序　呂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創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繚然

勒成一家之説猶懼其與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晝而畫隨方而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陬落内自五侯九伯外暨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適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然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虚室燕居溥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戸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横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歳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

也且失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求披文而見義不由戸而覩奥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幽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虚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晋壤則想桓文勤王之覇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人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巨流申之足以賛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將無知昔道不虚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以從君遊辱命

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太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始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狥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番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眥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風火之厄不敢卮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如視天下之廣

慷慨憤悱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于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群盜之地奚翅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旣有其志則規模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靑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縛寨置柵而不知吾巳破之於堂上彼方峩冠被衮而不知吾巳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賢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爲藩蔽迺立之爲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紀皆爲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

古詩

地動聯句

蘇叔才子美

太荒孟冬月 叔才 未旬高春時 日腹昏盲倀 子美 風口鳴鳴咿
萬雲困陰慼 叔才 百植嗟陽衰 濃寒有勝氣 子美 天柬無敗期
六指忽搖拽 叔才 群蹠初奔馳 九銅落蟾吻 子美 始異張渾儀
列宿犯天紀 叔才 預驗漢志辭 民蔓亟鼓舞 子美 禁堞強崩離
坐駭市聲死 叔才 立怖人足踦 坦途重車僨 子美 急傳壯馬欹
陵阜動撫手 叔才 礫塊當揚箕 停汚有亂浪 子美 僵木無靜枝

衆啄不暇息　叔才　沓嶂驚欲飛踊塔撼鏗碎　子美　安流蕩舟疲
倒壺喪午漏　叔才　顛巣駭眠鴟居人眩睟子　子美　行客勞觸兒
南北頃儵忽　叔才　西東播戎夷四鎮一毛重　子美　百川寸沴微
斗數不知大　叔才　軒輊主者誰共工豈復愁　子美　富媼安得爲
寧無折軸患　叔才　頻易崩山悲衆蟄不安土　子美　群毛難麗皮
驚者去靡所　叔才　仆或如見擠轟雷下簷尾　子美　決萬傾倉粟
雙顛大室虬　叔才　四躍宸庭螭萬宇變旋室　子美　百城如轉機
念此大留患　叔才　必由政瑕疵勝社勇厥氣　子美　孤陽病其威
傳是下乘上　叔才　亦曰尊屈卑夫惟至靜者　子美　猶不可保之
況乃易動物　叔才　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　子美　下者當鎮綏
天戒豈得慢　叔才　肉食宜自思變省孽可息　子美　損降禍可違

願進小臣語　叔才　兼爲册宸規偉哉聰明主　子美　勿遺動地詩
叔才

泰山

群書要語　泰山五岳之東岳也　初學記　歳二月東巡狩至于東
嶽　注　泰山　舜典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
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博物志　一名岱宗王者受命
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
爲群岳之長　五經通義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詩　曷爲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　公羊傳　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也　公羊傳　泰山其頽

乎（孔子歌）泰山若礪（漢功臣誓）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
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西岩爲仙人石門東岩爲介丘東南岩名
日觀黄河去泰山二百餘里祠所望黄河如帶（漢官儀及泰山記）

古今事實

帝王封禪

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梁
甫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增厚也（禪除地爲墠字本爲禪以其祭神故從示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社首梁甫皆小山白虎通）

孔登泰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

秦大夫松

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應劭曰得五松
封爲五大夫

漢時種栢

泰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泰山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
爲國家其叙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
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稍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
中觀留馬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

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逕遥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止四布偃卧石上亦賴賫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脅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組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過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少歩從匍匐邪上起炬火止亦駱驛歩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驩否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大醫令問起居

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追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呉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尼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呉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容齋隨筆

泰山紀行

客有云昔罷兗曹與二三友祠岱岳因登絶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箭天麻玄参之類䳢鴒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一二十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　真宗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

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
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
尚暗日漸高辨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直廟帳宿之地石上
方柱𥳑甚侈又經龍口泉大石有鐫如龍吻其口水自中出又
經天門十八盤壠左秀聳北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之偉
觀也　聞見録

古詩

望嶽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
雲決眥入飛鳥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

遊泰山　李白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
峯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絶巘水色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
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
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
我流霞盃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遊泰山　李白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黄河從西
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緑髮雙
雲鬟笑我晩學仙蹉跎凋朱顔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華山

羣書要語

華山爲西嶽 爾雅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職方氏

至于太華 書

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華山記

踐華爲城 過秦論

歸馬華山之陽 武城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千里 西山記

古今事實

華山之神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與鄭客曰爲我遺鎬池明年祖龍死

山中毛女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 列仙傳

公超霧市

張楷字公超能爲五里霧所居成市後華山南有公超霧市

王猛隱君 見風門

子先騎龍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列仙傳

登落鴈峯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矣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搔首集

希夷隱居
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

古今文集

雜著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張說撰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焉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處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祭剏歲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朗焉石壁磔竪而雄疎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玉之田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帝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十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脩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佑贊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牧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戊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叶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將饗神文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賚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徙覲朕學羲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

至道之不行。不憂富貴之無求。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莫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心之殿。勞思輕擧者哉。於戲維岳配天。尙鄰乎志。乎欲大康兆人。岳冀乎欲定禮樂。諸神人岳聽乎思。其維岳降神。生此多士。無獨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吝。誠而不應。未之公也。岳出其氣哉。十有二載季冬之月。歩自京邑。幸于洛師。停蹔廟下。淸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標顯名山。萬姓聽乎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太華　柱天直上　青崖白谷　仰見靈掌　雄峯峻削
菡萏森爽　是曰靈嶽　衆山之長　白帝西下　黄河北來
陰陽孕育　精氣徘徊　偶聖呈瑞　逢昏降災　玉池神杷
石室僊開　海絕瀛洲　天遥玄圃　偉哉此鎭　崢嶸中土
鬼神作遊　風雲忽聚　高標赫日　平壁飛雨　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　龍駕帝服　對天禪地　南面會神　西后在位
待乎治國安人　然後徐思其事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之首峯有五崖。北壑破岩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瀕。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劈而剖其中。路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浸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

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焉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神所以爲神者有作而無恃成而不易爲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絶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隋相薄高深相敵乃有𨥁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以是惑使不語恠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辨登華旨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

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聱書以
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
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
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
狂已咋齒垂誡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沈顏爲妄辨也 隱居詩話

古詩

華岳　王維

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凝黛色百里遙青冥白日爲之
寒森沈華陰城昔聞乾坤闢變化生巨靈右足踏方山左手推
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爲西岳峙雄雄鎮秦京大君
包覆載至德被群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何
獨禪云亭

古意　韓愈

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
口沈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
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華山歌　劉禹錫

洪鐘作高山天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靈蹤露指
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天資帝王宅以我爲
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
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望岳　杜甫

西岳崚嶒竦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
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
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李白

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
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
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
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
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
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
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邑從出西岳　沈佺期

西鎮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峯特美好傍見古掌
存勢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山云拆北河道磅礴壓洪源巍峩壯
清昊雲泉紛亂瀑天磴屹橫抱子先呼其巔宮女世不老下有
府君廟歷載傳灑掃皇明應天遊十月戒豐鎬微末忝閑從兼
得事蘋藻宿心愛茲山意欲拾靈草陰巒已永閉雲竇絶探討
芳月期再來迴策思方浩

遊華山雲臺觀　見道觀門

嵩山

群書要語　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初學記嵩字或作崧山大

而高曰崧 釋名 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山 白虎通 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 王元之西征記

古今事實

許由隱居

東龍門之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絶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墠 道書

嵩神生賢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詩

緱山笙鶴

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其後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到擧手謝時人而去 道書

嵩呼萬歲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岳獲駮鹿見夏后啓母石翌日登崇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戶爲之奉邑名曰崇高

隱少室山

李渤隱少室山以右拾遺召謝不起韓愈遺書曰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

誤墜大穴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棊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饑渴棊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刘義慶世説

嵩山紀行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高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岩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上石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　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跋韓退之嵩山題名　歐陽永叔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

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果跡不知其後何人摸刻于石也

古詩

贈嵩山焦鍊師詩并序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云

二室寄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飡金蛾蘂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山川遂歸空山上獨倚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弦潛光隱嵩岳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葳蕤鳳吹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元丹丘歌　李白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嵩山天門歌　宋之問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磷砌前瀄瀄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岩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峯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

冥兮見羽人重日。天門兮穹崇。廻合兮攢聚。松萬接兮柱日。石千尋兮倚空。晩陰兮足風。夕陽兮艶紅。試一望兮奪魄。兒衆妙之無窮。

衡山

羣書要語

荊州之鎮曰衡山 周礼 一名岣嶁山 山海經 至于南岳 注衡山 舜典 衡山南岳也。至黄帝乃以灊霍二山爲副 衡山記 霍山爲南岳。蓋因其制也。至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遐遠阻江。乃徙南岳之祭於灊山 尓雅 壽之駢邑曰霍山 皮日休序 衡山南岳者。朱陵之靈臺。太虚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 大帖 衡山有三峯。一曰紫蓋。每見有双白鶴。回翔其上。一曰石菌。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練帶 同上 五岳山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獨衡山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 韓序 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昌黎廟碑 衡山有一峯極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傑。自非清霽之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泒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湖中記

古今事實

禹巡衡山

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 呉越春秋

採藥忘返

劉驎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開一閉水深不得過　減栄緒晋書

遇数少年

湘東姚祖太元中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数少年並執筆作書祖謂行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数句古詩字字皆鳥迹　劉敬異苑

杜遊岳祠

杜甫大暦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岳祠

李泌隠居

李泌畏禍願隠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隠士服爲置室廬

古今文集

古詩

巖下　謝靈運

衡山採藥人路迷粮亦絶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説一老四五少仙隠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望嶽　杜甫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渇日絶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争長嶪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翺翔有時五峯氣散

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枕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洋洋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韓愈

五嶽祭秩比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
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絶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
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
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
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
物圖畫塡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
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絶神縱欲

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朣朧猿鳴鐘動不知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望衡山　劉禹錫

東南倚蓋卑維岳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翮青冥結精
氣磅礴宣地脈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霍山　曹松

七十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
去也成蓮月將河漢分岩轉僧與龍蛇共窟眠且是晝長須閣
筆兒無名畫可流傳

岣嶁山　韓愈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拔鸞飄鳳

泊拏虎螭事巖跡惟思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猨猱悲

自上封登祝融峯絶頂次敬夫韻　朱元晦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畏突兀奔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無十犗一擧了六鼇逝歸青蓮宮坐對白玉毫重閣一倚徙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律詩

醉下祝融峯作　朱元晦

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層雲許盪胷濁酒三盃豪興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常山

羣書要語　幷州其山鎮曰常山 職方氏 常山爲岳 爾雅 至于北岳注常山 舜典 北方爲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久故曰常山 白虎通 常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千丈周廻三千里 五岳圖

古今事實

山藏寶符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恒山中往得者立爲後諸子於是往無所得無恤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史記

常山之蛇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皆至。孫子

常山之仙

昌容者常山道士。自稱殷女。食蓬虆根。往來山下。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列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北岳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光諸禮樂。故休祐應之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

同明。辰為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為多。其音羽。大哉茲岳。殊於衆山。嵩華乃蹴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府在代。則高義以臨之。其項也上秩乾門。黒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撩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須洞合沓乎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嶮。若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氤氳氳。馨香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粤自秦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移。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孫虛陳昭壹

罔咎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頽教恭惟我后揚
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崇南壇禪西岳泥東
岱是用告厥功秖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顒顒衆心傒於
此而今後祇不懺已方餘辰暹隅於是乎靜雨雪其雱乃屢盈
尺稼穡於是乎豐豊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又得詠其蘇蘇雖
黝幹纏旅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禱行
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候牧
而奉新章也非夫明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
絜誠而禱奔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月允劚蘋藻自敦若
從官斂穛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不其與淫謟而
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直歎莫先乎孚參造化以変萬物莫先
乎祖資皇王以冨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以莫先
乎師長景寅歲乃命非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道俗無敢
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宸于岳之陽伻岳
致神惟神主岳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慄然
何為故以嗟嘆嗟嘆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
可追於風雅詞無愧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
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
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取直人事以息兮禎
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乃
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叶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

德惟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衆山

羣書要語　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春秋說題辭 山者土之聚也 國語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中庸 仁者樂山 論語 玉在山而木潤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荀子 山不童 武帝制策

山之別名　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

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岊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坯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隨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巨鰲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石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徙來不得暫峙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南漢陰無壠

會稽禹穴

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馬遷事

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史記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封禪書

偏歷名山

司馬遷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著屐登山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天台採藥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食盡見桃實食之覺身輕行數里至溪邊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便迎歸作食既出無復相識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遅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毎遊賞必以妓從

峴山感慨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潤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後人爲立廟及碑

數月山行

郄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登崖

臨水叉之而去

有濟勝具

許掾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具 世說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晩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賜買山銀

种放累章乞歸 章聖賜買山銀百兩

遊山題名

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陿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沈存

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諜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謝靈運爲溫州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山也

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　筆談

武夷圖序　朱元晦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眾所臣服而傳以為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号半頂有小丘焉登即君之居耶

西山記　洪景盧

天地發育萬物擎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瑶池昆侖閬風縣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宅之雖一岩壑一觀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戊苑荊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

彧然僅逮數十一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並之山而
重洲複澤吞包太虛無盡復舉集西偏盤洲野處之所擅危當
之矣非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奪李陽冰書山南西道軍額
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爲西山立亭於道上
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當諫然改觀也起墮樓訖江月巨細二
十二扁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

桂山志　范至能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
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
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岳廬阜皆崇
高渾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峯云者蓋强名之其最

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
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數峯而止耳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
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桓
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
立玉筍瑤篸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天下第一韓退之
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
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
頃嘗圖其真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
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
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畧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茲山之爲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徂見土宅而石冠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欝前後相失岡巒參差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窓喬杉萬牙舞破煙骨靈奇恍惚變見出沒驚耳目之觀聽曾不窕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夫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窓或明而窈咒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蛩蟲其或顛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則朦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舞羽珊珊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凝別有澗石之迤邐園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懶而爲旱怒而爲水豈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爲禱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眞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連客之經營全形養氣禾木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冷冷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登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與彼其救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漠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山居記　楊廷秀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

于其郛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
癖于山郛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
胸次灑落如風櫨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氷壑身居金馬玉堂
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灞橋吟哦之色
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卽其居
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
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
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噫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覩
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
墻東則唐西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
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

觀公爲出之竟毰毸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叔子之鶴
乎賓王笑曰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
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綦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
會稽矣瑟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
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惟石相重松竹相交泉流相耀其
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
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楊某記

古詩

華子岡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
客亦棲肥遯賢徑險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峰首邈若升

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徒空筌圖諜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今古然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絶頂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戸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石壁山　　謝靈運

昏旦變風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

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敬亭山　　鮑照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路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劍閣　　杜甫

維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

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
悽愴三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幷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眞宰意
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石龕　杜甫

熊羆號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
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者誰子悲歌上
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携奈何
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天台曉望　李白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海月憑高遠登

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飜波動巨鼇沒風潮爭洶洶神怪何
翕忽觀奇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
生羽毛千秋臥蓬闕

送人歸黃山白鶴峯　李白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絕
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溫伯雪獨往今
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鶴嶺渴飲丹砂井鳳吹
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
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青冥倚天

閉彩錯髮書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吹瓊簫石上弄
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償逢
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白水山佛迹巖　蘇子瞻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如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
絡崖嶠爭吞吐神功自鑪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
斛乳方其欲化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
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
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
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
後濯足聊戲侮迴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
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
青竹筒下灌黄精圃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朱元晦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趂汗漫期兩袂天風飄眷焉此家
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
漁舠一水屢縈廻千峯鬱岧嶤蒼然太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
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
此遣紛囂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不能就董役臥龍偶成此詩　朱元晦

登重閣覽徽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欝蒼蒼金輪西嵳峩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棲遲雲関杳相望千巖雖競秀二十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蛟龍驤長吟謫仙句和以王局章疇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極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循名協心期弔古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頽年矧昏荒誓將塵土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濯滄浪

廬山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屛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遥相望廻崖疊嶂凌蒼蒼翠影紅霞隱朝日鳥飛不到暮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淸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遥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遨遊太淸

閬山歌　杜甫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頭江動將頽未頽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傍青壁

律詩

劉阮山　元稹

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
事憶人間

香爐峯　白居易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
爐峯上人

五老峯　李白

廬山西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
地巢雲松

君山　劉禹錫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
裏一青螺

君山　黄魯直

滿川風月獨凭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滿銀山堆
裏看青山

廬山　晁補之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寮脾畫遍是廬山佳絶處不知何
處合題詩

遊東山　丁公言

數峯同抱隔煙林一簇招提十里深祇合徐行尋石徑不宜呵
喝入松陰遥分畫手援毫意暗起詩人得句心無令笙歌上高
處孤猿幽鳥減清音

石 假山附

羣書要語 土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物理論 周易艮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 春秋説題辭 燒泥為瓦。燔木為炭。蜂窠為蠟。水沫為石。凡此皆其氣脆變為堅剛 又曰 磁石引針 抱朴子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左傳 泗濱浮磬 注 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書 石韞玉而山輝 文中子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 十洲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 柳永州新堂記 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 歐公菱溪大石記

古今事實

貢怪石 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石能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昭八

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

端冕玄服以發寳華匱千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 荀子

以石爲虎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韓詩外傳李廣事同見射門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輙鞭之 三齊畧記

鬱林石

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龜蒙傳

叱石成羊

黄初平叱石成羊

叩石鼓鳴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叩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千里

中書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一盤石初道衡爲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再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醉石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嘗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廬山記

翁仲

魏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 魏志

鄗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水經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唐莊宗朝張全義爲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爲譏己大怒笞殺之

戒子孫鬻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靈璧石

政和間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啓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 揮麈錄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庚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偏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爲灰供脩造之用公遂悟教寺僧愛護之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

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楊公筆錄

記防取石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朱語錄

拜奇石

米芾好奇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爲言者所彈 石林燕語

石屏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零陵志

以假山爲血山 係假山

兗王宮翊善姚坦王作假山坦曰但見血山皆民生膏血所成時太宗爲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 石介聖政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志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

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
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
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
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
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
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
雲者有端險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
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
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鬭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嵦若欱雲歕雷
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堮霮𩃬若拂嵐撲
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

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
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
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腪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
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
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
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
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
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
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
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歩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濬溝瀆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攅巒與山無窮明白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龎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雅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隷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

怪石供

蘇子瞻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

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亦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眞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頗愛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癈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腴永新怪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盍召匠飣餖爲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眞山而又爲假山將誰紿乎予笑曰予敢紿人耶以自紿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闕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湮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因接筩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鑿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荇藻毋疏泉自筩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爲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爲流

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頓若叱然後滃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求乎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善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聞聞洋洋若與人為謔既而復隱若恥以身供人之玩者乎益異之乎鬪以食食之無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己者復不出乎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乎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乎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王隆病叟楊某記

盤石銘并序　白居易

太和元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拆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古詩

題裡山人池上怪石　張碧

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山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粘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

松下鋪却雙縮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

太湖石歌　　吳融

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恠狀誰能識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戰士方狙擊又如防風死後骨又如欻忽活時顏又如成人楓又如害癭栢雨過上瀼泓風來中有隙想得沉潛水府時與雲出雨蟠蛟螭今來硉矹林庭上長恐忽然生白浪用時應不稱媧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噫嘻爾石好憑依幸有方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為伴鍾阜白雲長自歸何必豪家甲第裏玉欄干畔爭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異綺羅雲雨飛

律詩

奉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見示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雛貌纖鋩虫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酲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壒莫能停静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老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謡眾共聽一州驚闃寂千里遠揚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絶倫因
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峰駢仙掌出鏬坼劍門開峭頂高危
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
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嶪形將動巍峩勢欲摧奇應
潛鬼恠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斑明點古苔未應榛鳥雀不
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窪剜瑪瑙罍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
在世爲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
意昇沈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盃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頹疏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
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陳朝三品石　王介甫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
年不預謀
恠石　黄亞夫
山鬼水恠着薜茘天祿辟邪眠綠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家池館來
詩話
評望夫石詩
陳后山云望夫石詩惟劉夢得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
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歳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
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

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雜著 以下係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囓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之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决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古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徃詣山中人丐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拆有洞若神剜有巖類天劃終朝巌洞間歌吹宴賓戚孰謂

衡霍奇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巳卑磻溪釣何激逍遥功徳下不
與事相撥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聖

斲得古雲根蒼蒼蘚痕布叢倚狀峯嵐霏微起煙素參差衡霍
列巉峯虬龍聚揮扇動林風飛香蹟巖戸誰言盈尺内自有青
霄路相君機務閑玩此懷眞趣興似東山歸境對曹溪悟美矣
仁智心良哉聖明輔

和徐生假山　范至能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頹坦不數
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谺緘或長隨靡迤或痩露
空嵌險允覷杳杳高屏立巉巉後出忽孤拔逞羣奔沓相參錯若

氣融結突如鬼鐫鑱昔歳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峽兩
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下流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
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縑豈如九嶺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
翠孤煙起朝嵐恐此窮冬節陰飈積巖巖幽齋甚深處遠目生
遐瞻晝臥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
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嵩山幸不遠徼
隱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深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郎恬
靡予贍可愧因詩以自讒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巻之十四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巻之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海

羣書要語　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黒而晦。釋名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博物志　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虚。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増無減焉　列

子湯問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史記 東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十洲記 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大帝宮太眞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廻五千里外有負海繞山其海水色正黒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山海經 海傍有蜃氣爲樓臺漢書 江漢朝宗于海禹貢 海濱廣斥同上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楊子 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虚莊子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左傳 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杜甫大禮賦 東海鼈莊子 北溟魚莊子

詩句 遠聲魚呷浪層氣蜃迎風張濱 歸海流漫漫選 地闊海冥冥杜 溟漲鯨波動杜

古今事實

精衛塡海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山海經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海變桑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爲陵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塵耳神仙傳

海賦不道鹽

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虚但不道鹽耳

風飄海船

嘉祐中蘇州昆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勑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昆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輾意若歡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輾筆談

舟遇海鰍

趙忠簡公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遥望不可審悉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鰌耳夷堅志

古今文集

雜著

海賦

木華字玄虛

昔在帝嬀巨唐之世，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沲，迆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泱漭澹濘，騰波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湠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舄，膠盭浩汗。若乃大明月也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日也逸駭於扶桑之津；彭沙礐石，蕩䬙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㵎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湝冽滐而爲魁。㳑泊柏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頩濘潗㴵。若乃霾曀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濞灪磙，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瀹，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陵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水獸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䁥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叆䨴雲布。

䨥昱絕電百色妖露呵㵣掩鬱矆睒無度飛澇大波相磢激勢
相切崩雲屑雨浤浤汩汩跐踔湛濼沸潰渝溢瀖泋濩渭蕩雲
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
岑嶅之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
或乃萍流而廻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海之多駭乃不悟
所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
薄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
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
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霼其形爾
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鰲峌垷孤亭擘洪波指太
清竭磐石棲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北國至而北征其垠則

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
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氷不
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烱九泉朱燩綠煙腰眇蟬蜎魚則橫
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
大浪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塩田巨鱗插
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
翼產鷇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
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
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龍氣絕往覿安期於蓬
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
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

器也包乾之奥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内虚曠哉坎徳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太海盪薄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奔蛟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㝢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蚑行路脉布蒲九區出無入有而貨俱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太谷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趨爭下車逞縱傲世所趍君不返兮爲鬼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寧君軀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明月溟漲無端倪虚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戀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望海　祖孝嚴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觀海　隋煬帝

孟軻叙遊聖枚乗説瘉疾遂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迴無
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空碧霧晴連洲彩
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虚筆

律詩

望海　周繇　英華

蒼茫空泛日四顧絶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閒應有
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乗槎客翻然去隔年

送人南遊　賈島

此別天涯遠孤舟泛海中夜行常認火帆去毎因風蠻國人多
富炎方語不同鴈飛難度嶺書信若爲通

送人南遊　杜荀鶴

凡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難盡挂帆人更多潮沙分象
跡花洞響蠻歌縦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南海　曹松

傾騰瀵界沃諸蠻立望何如畫此看無地不同方覺遠共天無
別始知寛文魮隔霧朝含磬老蚌凌波夜吐丹萬状千形皆得
意長鯨獨自轉身難

潮

羣書要語　朝曰潮夕曰汐　説文

詩句　潮水定可信　李白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　坡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爲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　臨安志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虠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適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

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曰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絶以其至陰之物遁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刋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胥山祠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眞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擧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宛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號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絶楚出疆在平爲未官臣在吳爲既壯子坎壇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於五戰至郢先嚚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脩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

咸令在上慢延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
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
閭劍光昃矣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許
屢出丐而車申巳困於齊矣蟹稻巳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致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
来也海鴟群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乎吳拂于越
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關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
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石岸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
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示潋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橋揭舩再飯之
間絕其音聲蕩滂千里洪濤砥平有滑有腯有鹹有腥遥實孚
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于卯堦金狄在户雷鼓在堂魏

樽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大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展
怒驅叱太邪萬里永清人觀吐氣銘曰

武王鉞紂　子胥鞭平　爲人爲父　十死一生　矯矯伍員
執弓挾矢　伏其寶劍　以謁吳子　稽首楚罪　皆中紂理
蒸報子妻　殲鉏直士　赫赫王閭　實聽奇謨　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舉　右廣皆朱　戮墓非豬　瞻昭乃烏
後王嗣立　執書以泣　顛越言濯　宰嚭讒輯　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抉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古波濤
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北　歎盪東西　東蠻卉服
罔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讓瀆齊　帝帝王王　代代明明
表我忠誠

海潮圖序

余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説出於胸臆，所謂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絶。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歳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

今古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爲晝潮望巳後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巳前爲夜潮望巳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巳前爲晝潮上弦巳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巳前爲夜潮上弦巳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論潮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乎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

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交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
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
毎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
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
天躰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
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
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
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躰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
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
迭復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
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
有盛衰而漸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
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
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今海中有魚
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
歟 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呉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
恚恨臨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呉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也言
其恚恨臨水為濤虚也且衛葅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
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者亦自先入鼎鑊

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之不相副　論衡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何也　叢語

戒弄潮文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于以遊觀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龍魚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葬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示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輙敢弄潮必行科罰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樓有章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闊色比白雲深怒雪驅寒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沉鳥懼多遥過龍驚不敢吟坳如開玉穴危似走瓊岑但褫千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連古道洲漲踏叢林跳沫山皆濕當江日半陰天然與禹鑿此理遠難尋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
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
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横秋高岸驚先裂群源怯倒流騰凌
太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
覆巨川舟

又和　范希文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
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
布横巨帆連地震群檝望風迎踊若蛟龍鬬奔如雨雹驚來知
千古信廻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

此發威名

觀潮　劉禹錫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廻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
堆似雪堆

横江詞　李白

浪打天門石壁開海神來過惡風廻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
山噴雪來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
柱出紅盆

八月十五看潮　蘇子瞻

定知玉兎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
向月中看

又

萬人鼓譟懾呉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無
數浪花中

望海樓　蘇子瞻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
山十二回

又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
弩射潮低

觀濤　朱慶餘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噴
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曉望無窮
意丹葉黄花繞郡城

潮　羅隱

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
覆向平流任抛巨浸疑無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竟朝昏誰主
掌好騎頳尾問陽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江

群書要語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風俗通 九江孔殷 禹貢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金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禹貢 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檝不避風不可以涉 家語 四瀆江河淮濟 晉天文志 令湘源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逝 呂氏春秋

楚王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覇者能獲之使反王遂食之甚美 家語

子胥渡江

伍子胥奔呉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急乃渡之子胥既渡解劔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劔耶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縦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江限南北

呉孫權黄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此江與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君不知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毎讀此表令人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争渡江一馬化爲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呑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絶岸萬丈壁立霞駮虎牙山名嵥
豎以屹崒荊門山名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
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砯岩鼓作瀄
潪瀹𡿖灂溭淢濆瀑湟湀泱瀁潤瀾淪漩澴滎瀯
濕濱瀑渨淢濜湞龍鱗結絡碧沙瀢沲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
却潛演之所汨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為之泐嵃碕嶺為之喦
崿幽澗積岨礐硞確礭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
滉囦泫泓汯洞澋涒鄰圓潾混澣灦㶇流映揚焆溟漭渺沔汗
汩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
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
濤山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

堆豃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𡿖窟
以漰渤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䱗鰊鯼鮋鯪
鰩鯩鰱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顔鱗甲璀錯煥爛錦斑揚鬐掉
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赫鰓乎巖
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鯼鮆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玉
珧海月土肉石華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
蚌晞曜以瑩珠石蜐應節而揚葩蜛蝫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
而碨哐或汜濫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
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頮蟠肺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儵
蟷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沉遊騤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
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

鏡青綸競糺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緑苔鬖髿乎研滑石
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
爥銀珕珋璿瑰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頹
彩輕漣或焆燿涯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
天雞鴢鶩鷗鷖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
䟽風鼓翅翻翾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
積羽往來勃碣橉杞稹薄於潯涘栛槤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
實繁有叢葭蒲雲蔓㰏以蘭紅揚皓毦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
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萰潛薈葱蘢鯪鯥蹢䠥於垠隒獱
獺睒瞲乎厱岸也空迅蜼臨虛以騁巧孤䴉登危而雍容夔𤟤
翹踛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

區別作湖蹬之以瀿濆渫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
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蘂
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
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
裏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虯樛其址梢雲冠其嶚海童之所巡遊
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
鳧躍吸翠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
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
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䕵霧祲於清
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颹以增扇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颷疾

而不猛鼓舫迅越趄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霧如晨霞孤
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
天子八駿不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
惟蔬鱻洊澱爲涔夾潨羅筌筩灑連鋒罾䍐比船或揮輪於懸
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
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
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
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
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
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
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於太波奇相 去声 奇相江神也 得道
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與嗟壯荊
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
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
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
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
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
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可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入郴江　薛道衡

伏節遵嚴會揚舲泝急流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黄牛跳波鳴石
磧濺沫擁沙洲岸迫槎倒轉灘長船卻浮緣崖須斷挽挂壁屢
移鈎還憶青絲騎東方来上頭

夜渡呉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發魚龍氣舟衝鴻鴈群寒潮頓覺
浦暗浦忽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爲
呉君謀士伏劍死君今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
育漁商幾泝洄風摇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潄湓城曲斜吹蠡
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爲災津吏揮橈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爲視落潮廻

臼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波浪塞江津處處邅廻事事迍世上方爲失途客江頭又
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病身老大光陰能幾
日等閑臼口坐經旬

灧澦　杜甫

灧澦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
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鹽井横黄金

淮

羣書要語 淮圍也圍繞楊州北界東至海 釋名 導淮自桐柏 禹貢 排淮泗而注之江 孟子 淮夷其乂 尚書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 詩 橘踰淮而北為枳 周禮 雀入于淮為蜃 國語 淮夷蠙珠曁魚 禹貢

詩句 清淮無波平如席 韓文 淮之水舒舒 韓

古今事實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五琦曰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後漢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旄翳日飛雲天迴若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鶩馳駭浪而赴躓如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後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袄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猜魚不來鷗不起瀲瀲灩灩天盡頭秖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可奈何可奈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

長淮謡　馬子才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覺心眼開湘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但見愁雲結雨猿聲哀淅江豈無水鴟華漂骨骸但見潮頭怒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江上何以寛心懐長淮之水違楚流先生家住淮上頭黄金萬斛洛陽月碧玉一片含清秋酒花起舞歌一聲淮上百物無閑愁

河

羣書要語

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禹貢

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水經

崑崙山河水出焉 山海經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漢書

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詩

河出圖 易係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生 王子年拾遺記

河水清天下平 京房易傳

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兗分為九道故兗州所以首言九河既道郎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 書注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 愼子

清濟貫黃河截流而不混 六帖

黃河如帶 漢封功臣誓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語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逍遙

宣房水之靈府 爾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前五行志

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壇前以黃金為繩白玉為檢 河圖

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 晉地理志

河出馬圖 礼運

熒光塞河

武王沈璧而熒光塞河注熒光五色從水中出 尚書中候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 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負石沈河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于河 韓詩外傳

美哉山河

吳起爲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塡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河而取淇園之

竹以爲犍。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李傳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朱全忠。再貶樞損遠爲瀧漫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于河。初李振屢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洞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閭殫爲河。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宣房塞兮萬福來

泛黄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爲波湘瑟颼飀弦越賓嗚咽歌有恨不可洗虚此來經過

律詩

黄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纔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是閑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國水聲何忍到楊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濟

群書要語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釋名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禹貢

濟水宜麥　淮南子

鸜鵒不踰濟　周官

詩句

濁河終不汚清濟　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美甚故視諸侯也　劉向說苑

古今文集

雜著

祭濟瀆文　後魏孝文帝

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躍陰辟蔗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化比土宣績泄方涌瑞沉源道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作潤岱垌含靈吐醴淵波湛湛川風瀰瀰瞻洪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鑾玉軒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冀雅潔以歸寄

洛

渭涇漢沔附

羣書要語　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春秋說題辭　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小雅　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爲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魚豢典畧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禹貢　雒水輕利宜禾　淮南子

渭　導渭自鳥鼠同穴　禹貢　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効也　漢書

涇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詩　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乃合淸渭自彰穢迹故名曰濁涇　柳愚溪對

漢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禹貢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詩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鈎入殷朝者乃東觀沉璧于洛獲黃魚黑

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 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 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複道向阿房宮渡渭屬之咸陽 史記 渭水貫都以象天極 三輔黃圖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清水乳長七尺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漑田 此係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漑田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漑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漢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川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三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左傳

漢皐解珮

昔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 韓詩

沔水斬蛟 以下係沔水

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爲害鄧遐爲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蛟患自息 盛弘之荊州記

沈碑沔水

沔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己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 水經

古今文集

雜著

洛神賦　　曹植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爲神託而賦焉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説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艶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毋乃是乎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廻雪於是忽然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遊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屛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無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

繁霜而至驟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
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係渭

至渭源　後周宇文逌

渭源奔鳥穴軽潤起客亭淺淺蒲澗響湯湯竟川鳴潘生稱運
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横来對始平含流應不雜方知性
本清

律詩　係涇

日暮望涇水　徐珩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嬴都下瀨波常急廻圻溜亦紆毒流秦卒
斃泥糞漢田腴獨有迷津客懐歸軫暮途

古詩　係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瀰瀰南紀信滔滔水激沉碑岸波駭弄珠皐含星映淺
石浮蓋下奔濤濇潤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戯鳥落
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律詩　係沔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
柱西江擁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六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湖

羣書要語 湖池也廣雅 湖大陂也說文 湖都也流瀆四面所猥都也風俗通 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按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說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滿湖為五湖按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

名洞庭荊州記云宮亭即彭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夢澤一名巴丘湖凡此並昭昭尤著也 初學記

受三方之灌瀨為百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 晉楊泉賦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益為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 北夢瑣言

詩句

登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謝靈運 彭蠡湖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孟浩然 洞庭湖

鑑湖五月涼 李白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東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 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敢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即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 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
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
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脩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
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
黄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呉
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
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晋武帝平呉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

類久廢復開事関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
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
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撈湖兵士千人日夜
開浚自
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熈寧中臣通判本州
則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
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
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去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輙
之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
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歳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

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則臣子坐
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
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
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靈待此而汲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
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擧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
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漑田每
減一寸可漑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
間茭葑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
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所過泥
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
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

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
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則當勞
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
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伏望
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盡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
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
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盧

獨於遠者遺於近塵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
實畜之予家番城而瀕津三湖有勝矣而山不副買小圃攫樓
以爲高平林四出山葱如鸞而澄江之境政墮堿没蔽虧中非

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巨原獨以書
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傾太明鏡荷華十
里烟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靡蕩屬玉交青浮遊而後先西
山横陳蜿蟺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
相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瓌觀謂不能俯而有也
今吾臨之以傑閣崇而爲之者四去之一以爲從盖之一以爲横既
成而曰登焉湖之所以爲湖山之所以爲山次且自失不能嘉
遯相與救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
花輪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深然如脩
眉横逵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
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不就秘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

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爲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半曰私自
笑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來南僅得邊一障財爲郎
丞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
土木之事又頗鮮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源安
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原詩人也其詞夸記未
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爲予笑曰巨原再爲人諛墓鄭重荅謝
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嗟規作求田計巨原左遮右給如護
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
笑君毋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弃器
飲以一豆飽客以老無齒婢佐酒巨原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
之拌喚儔命侶巽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胎飫及

童騎須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之於是爲堂敢問策安出客撫
然予曰爲我謝屈原筆尚在吾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群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爲七百
里呑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嚮炎風日搜攪幽怪多
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放巍峩拔嵩華騰躍較健壯聲音
一何宏轟磕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簴縞
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蕩陽施見夸麗陰閉感悽愴
朝迴宜春口極北缺隄三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
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况江豚
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
坐眇難望滌濯神魂清幽懷舒以暢上人童孩舊握手乍忻悵
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交履舄爛熳倒家釀盃行無停
畱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
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爲藝亦云亢愛才
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逼仄廁諸將
吁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迫風
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眞可喜尅己自
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

十畝田不敢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
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見龍門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拆柂萬舟回千歲老
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
尾觀者膽墮予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
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奇麗說不盡且復為
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為租一變畫橋出林

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黒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
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無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
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
稚子迎笑我遥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
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呉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歸舟我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汎宮亭湖　　劉刪

廻艫承派水舉帆逐分風滲淡疑無際飄颻似度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題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洒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瞑陰笠澤魚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恠附

羣書要語　積陰之氣為水 淮南子 水流濕易坎為水 易 潤萬物者莫潤於水 說卦 水曰潤下 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中庸 夫水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莊子 智者樂水 論語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孟子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孟子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荀子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 尸子 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淮南子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

水之別名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凡水邊皆曰善曰涯曰畔曰干曰磧曰濆涯上平坦曰潯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邊土人所止曰澨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浲 音孝 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曰壑石絶水曰梁築土遏水曰塘又曰堤曰防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衍澤曲曰皐澤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湍砂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流亦曰沿流絶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潛行水中曰泳 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禹平洚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

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一羽投
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
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沿牒至漳
州素多病頗憂瘴癘爲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
恐爲毒水所沾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
之舉體黑如墨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
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筆談

無支祁神　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
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
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
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鉤爲物所掣因沉水
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不若昏醉涎沫腥穢不
可近　古嶽瀆經

陽侯

昔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博物志

靈胥

呉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歳歛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沒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　以下係水怪

晉温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恠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潜於龍沙洲化爲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恠化爲黄牛我今化其身爲黒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闘當以劒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黒牛奔趂黄牛而來太玉以劒揮黄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 太平廣記

天呉

天呉八首八足亦曰水伯 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謂含沙射人影○江南山谿中有射工虫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 傳物志

雜著

灩澦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

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蓑屨履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旅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

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
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
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
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
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
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
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
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
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
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
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
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
長河而為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

雩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皆馳羣石傾奔
絶流而西百歩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
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瞰城中樓
觀翺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州接浦下與淮通西
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
孤没横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匯爲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
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雰爲之辟易窺人寰
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戸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
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

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
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虚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
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
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古詩

且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絶峯殊状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
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淩垠堮側身下煙靄前攬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如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峯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長安閘　范至能

斗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間袤丈許舳艫蔽川來千里擁孤隧萬馬盤一杯篙尾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摧勢排軋洶洶聲喧豗偪仄復偪仄誰肯少俳徊傳呼津吏至敝蓋凌高埃囂嚅議譏征叫怒不可栽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為聲利驅小者饑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我乃畸於人胡為乎來哉

閬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
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啣魚來去飛閬州勝事可腸
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閘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様聚船久住下河灣等待船
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衆船過水水不
去船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平勢差緩一行
二十四樓船相隨過閘如魚貫

過雲凡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指作三
百六十灣政如綠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前船未轉後船

眼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只與後灣纔咫尺朝來
已度數百縈問知德清猶半程老夫乍喜權夫悶管有到時君
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
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絶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晩來急野渡無
人舟自横

潯陽觀水　李群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唅呀填坑吼作雷。莫覓九江平穩去，還從山峽嶮巇來。南經夔澤貫浮甘，西出岷山劣泛盃。直至滄溟涵貯盡，深沈不動漫昭回。

題華下無桐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棹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脩蘆礙月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孟子　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　左昭　禁川游者　周禮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爲湘夫人

鯀化爲魚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羽淵化爲玄魚號爲河精　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　孟　微禹吾其魚乎　左傳

溺死不救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爲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縣長裴尚憐而葬之命鄲邯子作碑蔡邕來觀題云黃絹色絲外孫齏臼後人爲立廟

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氣盡伏死明日黿魚鼉蛟浮死萬數郷人葬娥鄱水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着線絰上船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迴衆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晝瞑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艦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晉隱逸傳

有跛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

以濟江中風起幾覆歿男子裏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禱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袁異式鞫之其獄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原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 通鑑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水湍漂之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飫而死 摭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五侯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順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黒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

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
夢前叟曰本秪訴亡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翰府名談

舟危救舟

蘇丞相頌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
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
覆衆以爲誠孝所感 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
閣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
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
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 二程
之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古今文集

雜著

責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
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
漢舟人膠其舟王遂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
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洸

瀁而責其水離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爲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要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涌兮浩滉盪
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
重踦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膂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
救兮愈擢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龜黿互
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
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又
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
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不善游雖最兮卒
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
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氓既
貪貪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

再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而爲人控掣
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戮淪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
竅迺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
精開閫武庫游嬉春晝沿洄汗干與飛壯心舞曳齒胄爾何爲
險發暴殄潛生毒痛實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化島如數子者
皆載垂堂之誡使揭竿求交之子投戕請弟之兄奏蓬葆傷夫
之妻厲波濤徇婿之婦懽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
神祇行與失志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
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姿帝女於東海之上化

鱉於黄氏之毋爲魚於歴陽之郡爾應時以獲傳蔓其後圖殄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僕謂數子早天曹訴地府黜爾王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盧徵蕃近速周處擊劔長逐擘波深搜爾儻若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徙牛臾蛇尾絶其本根矣僕亦宜急五六白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子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大白

黄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爲愚公乎公乎牀有菀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隣有小姑壠畝油油黍與葫尾瓶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髮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題于羨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其後遷祔偃師唐史氏乃承小說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牧兒指
我祠堂處一堆空土煙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怨聲千古寄西
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
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
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千
古醜聲覓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按李陽氷序謂
白疾亟枕上授簡俾爲集序無捉月之說豈古不
實溺故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
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
傳郄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贖死義難忘今觀
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王文章死生徃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
姓羊

詩話

作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舡而
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下續云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前十七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泉 瀑布詩附見 水品見茶門

羣書要語 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軌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見爾雅及詩注 山下有泉蒙易 源泉混混孟子 覩其流泉公劉 地有醴泉禮運 濯清泉以自絜韓文 泉涓涓而始流陶辭 飲石泉兮蔭松栢楚辭 噴君玉竇泄爲珽池淨如醍醐

瑩若琉璃權德輿靈泉記

古今事實

不飲盜泉

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尸子

刺山泉湧

李廣利行軍無水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翻車轉水

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南用灑南北郊路

飲貪泉

呉隱之性廉操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淸操愈厲

所須淸泉

唐潘師正居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茂松淸泉臣所願也

泉石膏肓

田游巖入太白山高宗幸其門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水樂

元結於山中左所耽愛者有水樂是南磵之懸水淙淙然聞於耳左便不至南磵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鉄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雜著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出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遯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卓錫泉亭

唐子西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歎可以决石而况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之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

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迨今賴之知水者以爲用於嶠南而自泉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而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也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一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

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有所感而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哉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木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

龍井泉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呉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經其西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水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輙應故老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意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爲所

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呉越之間一夜一晝濤頭自海而
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作過者摧當者壞乘高而
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齧而不
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踞阻内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
無豪悍之聲以厲蹶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
也嘗有大魚自泉中躍出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律詩

題山中流泉　儲光羲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
滿分出小池平活潑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野泉　張蠙

遶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縈石亂寒色入潭空挂壁聊成
雨穿林別起風温泉非爾類源發在深宮

僧院引泉　姚合

泉眼高千丈山僧取得歸架空橫竹引鑿石透渠飛洗藥溪流
濁澆花雨力微朝昏長遶看護惜似傳衣

方山寺松泉　章孝標

石脉綻寒光松花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偸煎
茗山僧惜淨床衆禪不要問孤月在中央

石門山泉　鄭谷

一脉清冷何所之紫砂漱聲入僧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寒
猿見落時聚沫遶槎殘雪在迸流穿樹墜花隨煙春雨晩閑吟

去不復遠尋星子陂

古詩 以下係瀑布

入廬山仰望瀑布 張九齡

絶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吾聞山下家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望廬山瀑布 李太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在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但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廬山瀑布 范希文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夌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虹下澗飮寒劍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巖崖折一道林巒濕陰過飛鳥墜冷洒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海不相入

漱玉亭 蘇子瞻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懶不作詩獨摘其尤者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

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挟
白芙蕖跳下清冷中

三峽橋　同上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錢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
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
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雨間澒洞金石奏彎彎
飛橋出斂斂半月彀玉淵神龍近雲雨亂晴晝垂缾得清甘可
嚥不可漱

漱玉亭　朱元晦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璀
璨雀躍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鏡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

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濤瀨更誦
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三峽橋　朱元晦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絶一水從中來湯湯知幾折石梁據其
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蛇捷來翻素雪聲雄萬霹靂勢倒千
巉巘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
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律詩

廬山瀑布　陸蟾

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古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
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

瀑布　石曼卿

飛勢挂岳頂無時向此傾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聲萬丈寒雲
湿千巌暑氣清滄浪不足羨就此濯塵纓

廬山瀑布　李太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遥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
河落九天

題名水澗　陳摶

銀河瀉落碧光冷一派回環湛晩暉幾恨郄為頭右礙琉璃滑
處玉花飛

朱陵洞口水簾　畢鈞

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緑蘿為
帶月為鈎

東山瀑布　方干

遥夜看來宜月照平明失去被雲迷挂巌遠勢穿松塢撃石殘
聲注稲畦素色噴成三伏雪餘波流作萬年溪不縁真宰能開
決應向山前雑淤泥

天台瀑布　曹松

萬仞得名云瀑布遠看如織挂天台休疑寶尺難量度直恐金
刀易剪裁噴向林梢成夏雪傾來石上作春雷欲知便是銀河
水堕落人間合却廻

僧德殊家水簾　王介甫

淙淙萬音落石巔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鸞鶴唳白日下
照蛟龍涎浮雲裴額自能捲鈌月琢鈎相與懸朱門試問幽人

價翡翠鮫綃不直錢

詩話

評宣宗詩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跡爲僧游方外至黄蘗與黄蘗禅師同觀瀑布黄蘗得一聯云千巌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 詩史

評徐凝詩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江無暫息萬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云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絶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 志林

湯泉

羣書要語 凡水源有石流黄其泉則温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 博物志

暄波炎液 文選

古今事實

驪山湯泉

俗云秦始皇至驪山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布謝神女爲出湯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辛氏三秦記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沿井爲池環山列宮室 地理志

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鐫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撤之蓮花石至今在 明皇雜錄

沸泉

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周圍一丈許涌出如湯沸冬夏常熱 周景式廬山記

漢水南有溫泉周廻數十步冬夏常沸涌若湯其熱可熟雞子求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衝天 梁州記

潮泉

雞籠山澗中有十數處泉若出入力求常深尺餘朝夕輒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爲潮泉 張僧鑒潯陽記

半冷半溫

江乘縣東南四十里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 地記

句容縣吳續塘有潮水半冷半熱可以瀹雞皆有魚交入輒死 雜俎

福州雪峯及無爲軍等處皆有之不能盡載

古今文集

雜著

游湯泉記 惠州 唐子西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

不可觸揩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一泉專爲浴
者詎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黄地
中即温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
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氷中水不能温則硫
黄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
必有待然後温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
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横絶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
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凉特異如此盖亦無足恠者
吹氣爲寒呵氣爲温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
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
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
人遷客之所嘯詠而徘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爲泉計者其肯
以此而易彼乎

湯泉賦　秦少游

太江之濆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
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湫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
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歳年不火而燠
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蒞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
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沉魄償其負耶丹砂黄硫金石之氣酷
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氷旱焦山兮不
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攣筋淫血欣瀄涓之蹔
游恍幽憂之永脱以沐則髪澤以頮則膚悦其羨流冗浸損棄

於潰礬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䐗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寔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充神瀵以流焦溪之首蔓之飾沸潭謝瞀聲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盍是滋毀懷千金飲狂一國裒玉乳以中涵橫𡋾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盧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霏掩厚王孫烏隼之所娛金充椒房專寵蘼蔓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忻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良䄂而去行歌於塗曰畢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書游湯泉詩後　蘇子瞻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與夫虛之所賦所謂匡盧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涸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汚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豈無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古詩

驪宮高　白居易

高高之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日玉甃暖兮温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牆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來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兮暮有賜中人之産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脩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奪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爲一身君之不來兮爲萬民

温泉宮　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内裏湯各別毎个白玉芙蓉開朝元門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温泉泱泱出宮流宮使年年脩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惠州湯泉　蘇子瞻

積水焚大槐有油灾武庫驚燃冰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凝見怖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兎山中惟木客亦外昧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汚

廬山温泉　朱元晦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干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

秀泉瑩下清美逮茲勢力窮猶能出奇偏誰然冊黄欲與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帯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弦絶今久矣水碧復流温相思五湖裏自注云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輟流温豈未見此水耶

律詩

湯泉　王介甫

寒泉詩所詠獨此沸如蒸一氣無冬夏諸陽自廢興人遊不附火虵出亦疑氷更憶驪山下歊然雪滿塍

華清宮　杜牧

或云援唐絶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支盛暑當熟詞意雖美而失

事實

長安回首繍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

廬山湯泉　僧可遵

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

戲作一絶　蘇子瞻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呑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

詩話

評黄山朱砂泉

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遊白水山佛迹巖浴于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礜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朱砂泉圖經黃山舊名黟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峯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居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為是也 苕溪漁隱

陂渠

羣書要語

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注 主通利田間之水道 冬官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詩

汪汪如千頃陂 黃憲傳

古今事實

復鴻隙陂

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為饒翟方進為丞相以數溢為害奏罷之王莽時枯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言不生稻粱唯生豆芋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託神告之也後鄧晨為汝南守欲脩復翟方進所壞鴻隙陂聞許陽曉水署為都水掾陽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里數年乃成

白公渠

白公穿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

起後舉搆成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白水陂

鄧艾於楚州開白水陂灌田又築塘四十九所

芍陂

楚相孫叔敖作期思陂灌雩婁之野號芍陂

召伯埭

謝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築錢塘陂

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泄其水漑田千頃

折磑

李栖筠傳關中仰鄭白二渠漑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田十七栖筠請皆毀撤

築捍海隄

范文正公為泰州西溪鹽官嘗築捍海隄

擅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言行錄

古今文集

古詩

渼陂行　杜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
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
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
散亂棹歌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
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
影裊窕沖融間舡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樂上衆飾翠
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